

周口

2

2009

总第十辑

文史

资料选辑

《申凤梅与河南省越调剧团》专辑

周口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办

周口文史资料

ZHOUKOU WENSHI ZILIAO XUAN JI

《申凤梅与河南省越调剧团》专辑

2009年第2期

总第12期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周口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主办

前言

申凤梅是著名的越调表演艺术家,她艺术精湛,品格高尚,被誉为“艺坛活诸葛”。数十年来,她潜心越调艺术,精研越调唱腔,使一个长期在乡间演出的越调剧种变为了与豫剧、曲剧齐名的河南三大剧种之一。她的代表作《收姜维》、《诸葛亮吊孝》、《李天保吊孝》被拍成了电影。她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旗手。全国劳动模范,并被推选为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她所在的河南省越调剧团自一九六三年以来先后八次进京演出,成为了蜚声全国的著名剧团。

为了纪念申凤梅大师,真实记录下申凤梅及其她所带领的越调剧团所走过的足迹,我们特约国家一级编剧,长期与申凤梅合作共事的王中民先生,历时年余,先写出了《我所知道的申凤梅》和《河南省越调剧团八次进京的前前后后》两篇史料性文章,并收录了袁世海、郭汉城、杨兰春等著名艺术家、评论家有关申凤梅及河南越调剧团的评论文章,收录了申凤梅的同事、学生何全志、陈静、申小梅的回忆文章,结集为《申凤梅与河南省越调剧团》,以飨读者。

目 录

我所知道的申凤梅	王中民 1
一 被抛在风雪里的小生命	2
二 张潘科班	6
三 她偷吃了班主敬神用的刀头肉	8
四 丫环生活	10
五 哥哥被偷卖了壮丁	12
六 和班主打官司	15
七 南将罗戏班	18
八 信阳逃荒	26
九 双庙对戏	29
十 一段错误的婚姻	32
十一 风雨大新店	35
十二 啼笑姻缘	41
十三 枯木逢春	43
十四 开路先锋和金钥匙	48
十五 在共和国的怀抱里	50

十六	文革中的申凤梅	59
十七	中原女孟尝	65
十八	第二青春	69
十九	痛逝丈夫李大勋	74
二十	医院里的生死状	77
二十一	她心里只有观众,唯独没有她自己	80
二十二	从艺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83
二十三	引路、铺路和让路	86
二十四	申凤梅的主要职务和荣誉	90
二十五	十里长街送大梅	91

河南省越调剧团八次进京演出的前前后后 王中民 97

一	沿革与发展	97
二	《李天保吊孝》与《收姜维》	104
三	鹤壁演出遇伯乐	115
四	首次进京·《一吊一收》	117
	——越调初试动京城	
五	第二次进京·《扒瓜园》	124
	——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六	第三次进京·《闹上风云》	125
	——也无云彩也无风	

七	第四次进京·《两吊》同时拍电影	127
	——越调重震北京城	
八	第五次进京·《明镜记》	134
	——在王光美家里做客	
九	第六次进京·《吵闹亲家》	137
	——全国大奖一网收	
十	第七次进京·《七擒孟获》	144
	——夕阳黄昏又华章	
十一	第八次进京·《尽瘁祁山》	147
	——振兴越调有后生	
	红梅怒放香郁浓 凤鸣重震北京城	袁世海 156
	河南越调《吵闹亲家》表演程式的创作	郭汉城 160
	推荐现代喜剧《吵闹亲家》	杨兰春 164
	花鼓戏与越调的有机融合	黄在敏 167
	——《吵闹亲家》的导演特色	
	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歌唱	胡笑云 169
	向申凤梅同志学习	王传真 171
	申凤梅对三国历史剧的贡献	侯耀忠 175
	申凤梅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昨日在周举行	孙 智 刘艳霞 184
	王光美悼念申凤梅病逝的唁电	186

韩劲草悼念申凤梅病逝的唁电	187
送.....	刘彦章 188
诸葛“活”了 大梅“去”了	祝培星 刘 杰 191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何全志 194
视观众为亲人,做人民好演员	陈 静 203
慈母与恩师	申小梅 211

我所知道的申凤梅

王中民

越调大师申凤梅离开我们已经十四年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听说过申凤梅的名字,真正认识申凤梅是在我1970年大学毕业之后。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周口地区文化教育卫生局的戏曲创作组。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与申凤梅的交道逐渐多了起来,为她写戏改戏,为她写材料写文章。1987年底,我又从地区文化局调到越调剧团当专职编剧(那时,已经是河南省越调剧团了),和申凤梅一块排戏,一块演出,一个锅里耍勺子。



越调大师申凤梅

在那段日子里她的材料,她的文章多由我捉刀代笔,替她写作。为了写作方便,她给了我一套14盘的录音带,这套录音带是申凤梅的口述录音,从她苦难的童年到学戏、成名,进京演出,文化革命,一直讲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而,使我对申凤梅有了更深更细地了解。

1995年7月20日,是申凤梅的忌日。在她逝世的前一天我到她家里去看她,见她脸色很不好,眼睛有些塌陷,眼圈儿也有些暗褐色。我问她是不是有些不舒服,她说也没啥大病,就是有点拉肚子,也许是累啦。是的,她确实是够累啦,近70岁的人啦,5月份率团到

太原去参加全国第二届“金三角”戏曲汇演。6月又率团进京对刚排出的新戏《七擒孟获》作汇报演出。回来之后，听说省越调剧团虽是省直文艺单位，可省财政厅却没有省越调剧团的户头，近年来所需经费都是由省文化厅下拨的。这下申凤梅可急坏啦，多次到省文化厅，省财政厅汇报，商议解决这个问题。并找省委管文教的书记、管财政的省长，一连往郑州跑了许多趟，为的是把越调剧团在省里的户头弄正，以利于越调事业的发展。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刚从省里回来，下了车回到家，只说感到肚子痛，想拉肚子。同志们劝她赶紧去住医院，她却说：“拉个肚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不用住啦。”后来剧团领导硬是强迫她住到了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也就在入院的第二天早晨，她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申凤梅逝世十四周年的纪念日到来之际，我偶而又翻到了她扮演诸葛亮的剧照，耳畔又响起了她“长江水万里长澎湃汹涌……”那高亢激越的唱腔，我想我应该为她写点什么啦，我应该把我知道的申凤梅告诉大家，这是我应该做的。

一、被抛在风雪里的小生命

申凤梅她不姓申，她姓董。父亲董文学是许昌县清泥董村人，兄弟三个，他排行第二。因为家里穷，从小便过继给了临颍县沃城乡涂庄村的舅舅申全，所以，便改姓董为姓申了。

申全家有十多亩好地，还有牲口和车具，在村里算是比较殷实的庄户人。因为他年岁大了，又没有后，村里就有个别人打他家业的主意，可没想到文学却到申全家里过了继。申全家的这份家业落在了董文学的手里，确实让那些打申全主意的人心里好不舒服。于是，在申全死的时候便生着办法整治和难为申文学，做好的棺材不让用，硬逼着申文学掏了七十多块现洋又买了一副棺材。举丧期间，村里人在个别人的鼓动下，不管男女老少，本家外姓都到申家

吃饭,吃了饭还拿东西,光小麦就吃掉好几石,家里能拿走的东西也几乎被人拿光了,这在申凤梅老家那一带叫做“吃绝餐”。光这还不算,出殡的时候,有人躺在路上不让过,说是非要留下“买路钱”。申文学不是本村人,孤门独户,看着人家拿东西也不敢吭气儿,人家让他拿“买路钱”,也只得低声下气地往外掏。葬了申全不久,申文学又被土匪绑了票,申家给土匪送去了一头牛,两匹布,还有八十多块现大洋才把申文学从土匪那里领回来。就这样申文学今天卖土地,明天卖宅子,没有过几年十多亩好地就只剩下两三亩了。一年到头半年糠菜半年粮,生活还是维持不下去。没有办法,就领着一家人到处扫盐土,淋盐卤,卖小盐来补贴日子。

申凤梅一共姊妹八个,她排行老六。在她的前面还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大姐申香,二姐申捧儿,哥哥庆义和庆贤。老五也是个女儿,叫什么名字都记不清了。凤梅只听她母亲说,那年村里闹土匪,跑土匪的时候给跑丢了,她还有个妹妹叫小多儿,还有个弟弟叫庆安。二姐申捧儿和庆贤、庆安都没有成人,有的病死了,有的饿死了。申凤梅记事的时候只有她兄妹四个,大姐申香,哥哥庆义,还有妹妹小多儿和她。

申凤梅出生在1927年12月22日。时置隆冬,大雪纷飞,一家人没吃没烧,一群孩子又冻又饿,围拢在一堆破棉絮里,瞪着眼睛看窗外的大雪,申凤梅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世上。那时候,富贵人家添人进口是件大喜事,而穷人家生了孩子则是一场灾难。申凤梅一生下来不光家里没吃没烧,而且母亲连奶水都没有。这种境况,父母用什么养活她呢?没有办法,爹娘只得狠狠心把她扔掉。于是,父亲申文学便用一块破布把刚出生的小凤梅包了包,放在一个大竹篮子里,扛着向风雪中走去。他要把她放在村外的十字路口,希望过路的好心人看见,抱了回去,好让她讨个活命。申文学把小生命放在村外,自己躲在不远的路沟里看着,看有没有过路人把孩子捡拾了去。可他在路沟里躲了半天,路上连一个行人也没有。他想:

“走吧，别看啦，死活由她去吧……。”可他刚往村子的方向走了两步，放在十字路口的孩子却哇哇叫地哭啦，她哭的声音那样高，那样响，那样惊天动地……。申文学的心碎啦，他不顾一切地跑了过去，抱起孩子放在竹篮里就往村里跑……。妻子看见丈夫又把孩子扛回来了，就问：“你怎么……。”申文学说：“唉，死就死在一块儿吧！”这时的申香已经懂事啦，看到这一切，赶紧把妹妹用破布包了包，放在母亲的被窝里。母亲淌着眼泪说：“这孩子也许命大，用竹篮把她扛出去，又用竹篮把她扛了回来，咱就叫她扛妮儿吧！”所以申凤梅的小名叫“扛妮儿”。

申凤梅长到七、八岁，便跟着父亲一块扫盐土。扫盐土是一件很苦的营生，一家人推着小车，拿着扫帚和簸箕在四乡到处转，见谁家的墙头上或厕所旁有泛潮的盐碱土，便扫起来收好，放在小车上。父亲在后面推着，小凤梅在前面拴条绳子拉着，常常是顶了一天星星出去，又顶一天星星回来。扫回的盐土先搁缸里用水淋，再搁锅里用火熬。这样，扫上七、八天，才能熬得三、四斤小盐。然后，再把小盐拿到集市上卖掉，换些小米、豆子之类的东西补贴生活。

后来，因为穷人越来越多，扫小盐的也逐渐多了起来，申家扫得的盐土，熬制的小盐也越来越少了。没有办法，只好春天挖野菜夏天捋树叶，秋麦两季到地里拾庄稼。拾庄稼也是那时穷人常有的谋生手段，就是等人家地里的庄稼收完后，把人家丢在地里的麦子呀、豆籽呀、或留在高粱秸上的小高粱穗子呀，再一穗一穗，一粒一粒地捡起来，拿回家去，也能贴补日子。申凤梅11岁那年，有一次父亲到地里去拾庄稼，在一户有钱人家的地头擎(pie)了几穗高粱，那家人就把申凤梅的父亲弄到联保处，打得浑身是血，满脸是伤，最后又罚了申家三十多串铜钱才算完事。

经过这场事，申家的日子更过不下去了。没办法，母亲就打算把申凤梅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母亲给申凤梅找的女婿比申凤梅大

十二岁。那时，申凤梅还是十来岁的小姑娘，那个男人已经20多岁了，可家境比申家好一些。母亲使了人家两袋麦子和二十串铜钱。申凤梅知道后，哭着闹着咋也不愿去。母亲就劝凤梅说：“去吧，人家家里比咱家强，到那里可以吃顿饱饭，总比守在家里饿死强。那男人是比你大些，可再过几年你不也长大了吗？……。”

申凤梅不愿到那家去，并不完全是因为那男人比她年龄大，她是不愿去当童养媳。因为姐姐申香就是童养媳，她知道童养媳过的是啥日子。姐姐申香的婆家在离涂庄不远的白坡村，申凤梅曾去过姐姐家里，姐姐一家人都吃烙馍、吃捞面条，姐姐却只能喝稀菜汤。一天到晚还得挨打挨骂。姐姐忍受不了，就跑回娘家。娘家不亲吗？亲哪！亲也没法，娘见闺女脸色黄瘦，头发乱得像一团麻，就娘儿俩抱在一起哭一场，哭了又劝闺女说：“香啊，娘知道你受委屈，啥法哩？咱不是穷吗？在这儿住两天歇歇，就还回去吧，住的时候长了，你婆婆不待见。再说，住长了，咱家也没吃的呀……。”就这样，姐姐总是哭着来、又不得不哭着走。后来姐姐实在受不下去，就偷跑了。婆家来了一大帮子人，又逼着父母把姐姐交出来，说是父母把姐藏起来了。父母听说女儿没影了，也慌了，就到处找，找了几天也没找着。姐姐的婆家又逼上来了，说没了人就得赔东西，因为姐姐在被送童养媳的时候，父母也使了人家的钱和粮食。这时，有人捎信说，他在河边见到了姐姐的一只鞋，小香大概是跳河死了。父母找村里的一个神汉去问吉凶，神汉掐指算了算说：“这闺女是不在了，跳河死了。她死得屈，不愿走，现在魂儿就藏在你家的门后头。你们赶紧回家给闺女烧烧纸，送几个盘缠让她上路吧！唉，冤魂孤鬼，没有钱，阎王殿也不会收她……。”父母听了神汉的话，赶紧回家跪到院里给女儿烧纸，边烧边祷告说：“香啊，爹娘知道你死得屈，爹娘对不住你，你就拾几个钱赶紧走吧……。”姐姐的婆家一看，真的出了人命，才不敢再来瞎胡闹。

姐姐的事情在申凤梅幼小的心灵里印象太深了，她不能再走

姐姐的路。可母亲还在劝她：“妮啦，不是娘狠心，咱家可又揭不开锅了，娘已经使了人家的粮食和钱，你不去咋办哩？”申凤梅说：“您要真逼我去，我就跑，跑不掉，我就像我姐那样去跳河，去死……。”正在这时候，四姨来家了。四姨家住张潘镇，姨夫朱柯祥是镇上混场面的人，虽不富有，但在镇上做生意的，开烟馆儿的、饭店的、戏班的都能说上话。四姨看到这种情况就对母亲说：“三姐呀，扛妮这脾气儿你是知道的，又倔又犟，敢做敢当，万一你把她逼出个好歹来，你不后悔一辈子吗？”母亲说：“那你说咋弄里？”四姨说：“我看这样，把东西退给人家。她姨夫认识戏班的，叫扛妮儿和她妹妹小多儿都学戏去，一则有碗饭吃，二则万一学成了，你还能享她点儿福哩！”母亲这时愁眉才稍微展开一点儿，说：“享啥福哇，她能有碗饭吃，饿不死就中。”

就这样申凤梅和她的妹妹小多儿（就是后来的申二梅）一块到张潘学了戏。

二、张潘科班

申凤梅学戏的地方张潘是个大集镇，南北两个大寨子，南寨属临颖，北寨属许昌。南北两个寨子都热戏，北寨玩了一班梆子戏，南寨则办了一个越调班。

越调班的班主姓张，许昌县篦子张村人，小名张玉山，大名张书剑。张书剑四十多岁，大高个儿，桑葚(shèn)脸儿，穿一身长袍大褂儿，戴一顶翻毛皮帽子。他年轻时在武馆里练过武，后来在国民党部队里当了团长，退伍后就在张潘南寨安了家，并办起了越调科班。

张书剑的越调科班四年一期，三年学戏，一年效劳。即学员毕业后要无偿地给班再演一年戏，然后才能自己唱戏挣钱。他的科班已经办了两期，申凤梅所在的班是第三期。这一期的学员共有八十

多名,女学员有七个,都是“梅字”辈,于是扯妮儿取名申凤梅,妹妹小多儿取名申秀梅。后来演戏出名了,人们习惯地称她姊妹俩为大梅和二梅。

申凤梅在科班四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三件事:一是挨打,二是挨饿,三是受侮辱。申凤梅说,学戏是弄啥?学戏就是受罪,不受罪还叫学戏?那时候学戏还不如讨饭的,讨饭的虽然低下,吃不饱,还不至于挨那么多打。她说,四年科班挨的打比吃饭的顿数要多得多。

先说吃饭吧,四年科班,每顿吃饭前都得挨打。张书剑的家是前后两进大院,学员学戏就在他的院子里,吃饭也在他的院子里。学员平常吃的都是小米粥,老大老深个大黑锅,熬一大锅小米粥。但粥熬好后,学员不能先吃,得先给他家喂的狗盛两盆,然后学员才能吃。每顿饭前得请班主“赐打”。一个三尺长、四指宽的竹板子,开饭前,学员排着队站在班主面前,由学员中年纪最小的“小垫窝儿”双手托着竹板让班主先打二十板,然后一个一个挨着走过去,趴下,请班主打屁股,几十个学员打完才能吃饭,一天三顿饭,顿顿如此。据说,只有这样学员才会长记性,才能学本事。

另外,科班里还有许多臭规矩,比如平时说话吧,就有好多的“忌讳”。鬼,不能说“鬼”,叫“矮罗子”;蛇,不能说“蛇”,叫“柳叶子”。河上的桥叫“腰子”,烧砖的窑叫“空子”,老虎叫“爬山子”,起雾叫“起帐子”。这些“忌讳”都必须记牢背熟,不然说错了就得挨板子。可这些“忌讳”都是在不演戏的时候说,如果在演戏的时候说,那就又错了,叫“倒犯讳”,就又得挨板子。比如说做梦吧,做梦不叫做梦,叫“查缘子”,说我昨天做了个梦,必须说我昨天“查缘子”了。如果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把做梦说成“查缘子”了,那就犯了“倒犯讳”的错误,就得挨四十大板。

学员们睡的都是地铺,铺的是麦秸。一般的男学员没有被子,都是穿着衣裳滚在麦秸窝里睡。申凤梅她们七个女学员共伙盖了

一条被子。七个人一条被子怎么盖呀？夏天还好过，冬天就不好办了，她们也像男学员一样被子盖不住的时候，就往麦秸窝里钻。麦秸又湿又潮，学员们身上都长了疥疮。申凤梅身上的疥疮最多，一开始是长手上，后来又长到背上，再后来浑身都是。长疥疮痒得厉害，白天练功演戏还好受些，到夜里一躺下来，疥疮就开始发威了，开始是一个地方痒，后来痒的地方越来越多，痒的发急，痒得钻心，你又不敢用手挠，越挠越痒，越痒又越想挠，挠得浑身都是血道子。可班主却说：“长点疥疮好，长了疥疮嗓子就会变得圆润响亮。”不知班主的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道理。

三、她偷吃了班主敬神用的刀头肉

在科班里一天三顿小米粥，一年到头，天天如此，还少盐没味，经常喝淡的，吃得学员胃里发烧，口里吐酸水儿，学员们一个个都是馋拉拉的。当时大家最盼望的是能走出那个大院到外面去演戏，因为第一，大家能看看外面的天地，透透气儿。第二是能比平时吃得好一点儿。

科班中留下了一些前两期的学生，能演几个戏。如果有人写他们的戏，他们就去演，申凤梅她们也跟着去，能串把子的串把子，能串丫环的串丫环，啥都不能干的打些杂。演戏一般是三天，第二天是正会。正会这天有个规矩叫“邀台”，即正演戏的时候，写戏的戏主为了壮面子，会抬着一个豆腐，一捆细粉，半扇子猪，还有几斤盐送到台上。那时候食盐非常金贵，有钱也不一定会买到，所以写戏的时候，班主就特别给戏主强调，得给盐三、四斤。待刹戏后，班主就派人把盐和猪肉送回家，学员只能吃点豆腐、细粉和猪肉皮儿之类的东西，就那也已经比在家里喝小米粥强多了。有一年演戏到了班主的老家篦子张，演戏“邀台”以后，戏主就叫着班主张书剑的小名儿说：“玉山哪，孩子们戏演得不错嘛，给他们做顿好吃的慰劳慰

劳。”班主在村里辈份比较低，戏主这样说他也不敢驳老辈人的面子，这天刹戏后，给学员们做了顿捞面条儿，还有肉臊子，做的饭也多，不光能吃饱，还能随便吃。学员们平时馋极了，也饿极了，这顿饭吃的呀，叫人一辈子也忘不掉。学员们吃了一碗又一碗，男学员吃得更多，一个个吃得肚子像怀了孕，撑得没法儿便抱着肚子在院里乱转。申凤梅有个师兄叫炮捻儿，那时也就是十三、四岁，几乎撑死，抱着肚子在地上直打滚儿。可这样吃得又好又饱的时候毕竟不多。

那年腊月三十，要过年了，班主又蒸白馍又煮肉，大块大块的肥猪肉热腾腾地流着油儿，冒着气儿。可学员们吃的还是小米粥，一个个眼巴巴地看着热腾腾的大肥肉，馋得光想从喉咙眼里伸出只手来。班主害怕猫狗吃、老鼠爬，就把盛肉的盆放在桌子上，盆上盖盖儿，盖儿上还压了一块砖头。这一切都被申凤梅的妹妹小秀梅看在眼里，半夜小秀梅偷偷起来，跑到班主放肉的屋里，揭开盆盖儿朝着一大块肉的正中间挖了一块吃了。谁知秀梅吃的那一块正是班主要过年敬神的刀头肉。第二天早晨班主老早起来放了五更接神的鞭炮，正准备摆刀头敬祖宗，那块刀头肉却在正中间少了一块，这还怎么敬神，这该多么悔气！班主气得在院里乱蹦，立即吹着哨子让集合。学员们集合好后，班主铁青着脸说：“我的刀头少了一块，谁偷吃的？老实说！”学员们一个个都吓得不得了，谁也不敢吭气儿。班主说：“不说不是？不说挨个儿打……！”一个教武功的老师给学员们打掩护说：“班主，是不是猫吃啦，学员们都老实，他们不敢……。”班主说：“胡扯，猫吃啦还会把盆盖再盖上？！”教武功的老师没敢再吭气儿。站在凤梅一边的秀梅早吓得站不稳了，浑身打哆嗦。凤梅就小声的问：“多儿，刀头是不是你偷吃的？”秀梅说：“姐，我实在太馋了，就挖了一块……。”凤梅怕秀梅年小身单，经不起这顿毒打，就趁班主不注意在秀梅手上撸了一把。班主在学员们面前走来走去。观察每个孩子的表情，当他要

走近秀梅的时候,秀梅哆嗦得更厉害了。班主一把把小秀梅拉了出来:“说!是不是你?……”凤梅赶紧站了出来说:“班主,不是她,是我,你看我手上的油……”说着伸出手来让班主看了看。班主把申凤梅拉了出来,让她趴下,一连打了几十大板。秀梅见姐姐被打得实在厉害,就哭着说:“班主,那不是俺姐,是我,你看我手上的油比俺姐手上的多……。”班主又把秀梅拉出去打,先用板子打,用板子不解恨,就用皮鞭绳蘸了水打;再不解恨,班主就找了一把带刺的棘疙针往身上乱抽,打得姊妹俩鬼哭狼嚎,浑身是血,秀梅的头发都被打掉了一大块。

四、丫环生活

班主张书剑家的院子很大,也很深,分前后两截院子。科班的男学员住在前院,女学员则和班主及班主的妻妾住后院。前院的打扫及卫生由男学员负责,后院的卫生打扫由申凤梅等七个女学员负责,还包括给班主烧茶、送水,打洗脸水,打洗脚水,夏天还要给班主打扇子,就是在夜里班主睡觉的时候,也得有一个女学员给他打扇子。屋里的桌子、凳子每天都得擦一遍,茶壶茶碗每天都得洗一遍。稍有差弛,或班主稍不满意就得挨打。七个女学员跟他的使唤丫头没什么两样。

有一次申凤梅的妹妹申秀梅擦条几,条几上放了一个白底兰花的插鸡毛掸用的园磁筒。条几很高,秀梅个子低,只得爬到椅子上去擦,秀梅往上一爬,不小心把插筒弄翻了,磕了一道纹儿。秀梅害怕被班主发现,就把磁筒有裂纹儿的一面磨到了靠墙的一边儿,可最后还是被班主发现了,不用说又是一顿板子。科班的班主打人也有规矩,他打你,你不能动,一动叫“滚排”,也是犯“忌讳”。本来该挨四十板子的就得挨八十板子。这一次秀梅实在受不了,又滚排了。就在班主又要继续责打秀梅的时候,科班里教武功的老师李大勋来了。